



朝暮

佛

教的宇宙观里

有一层天叫**忉利天**

人间百年为其一日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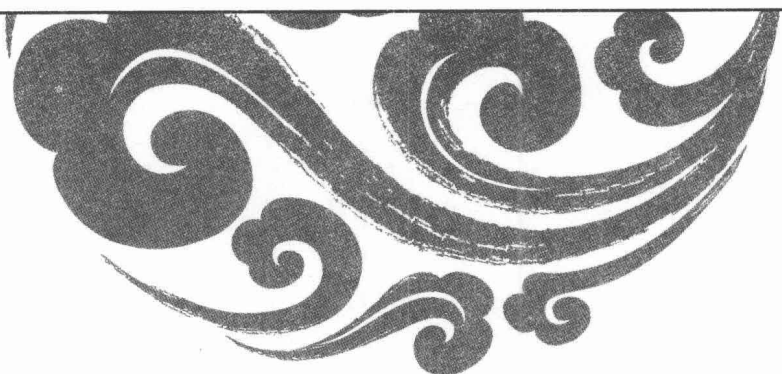
如此观照

人生不过**朝暮**而已

◎ 张 驼



作家出版社



朝暮

井

教的宇宙观里

有一层天叫忉利天

人间百年为其一日一夜

如此观照

人生不过朝暮而已

◎ 张 驼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暮/张驼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149 - 1

I. ①朝…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780 号

朝 暮

作 者: 张 驼

责任编辑: 郑建华

装帧设计: 朱 娟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1.2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149 - 1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楔子 飞天横祸

朝阳浸着血水把大山给染红了。就在昨天此时，一家人还有说有笑，才过了一夜，三具死尸就泡在血泊里，南山说啥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老天爷！你睁眼看看这世道，让人咋过哩……”姑妈一声叫嚎，把南山从呆愣里唤出来，血液开始在他身上奔突了，立时把他这二十多岁的刚健身躯，奔突得快要爆了！

姑父把老大的痛悲化成冰雹砸在地上，抹着南山爹那双怒睁着的眼睛，长叹一声：“山娃子，这世道瞎了，悲也无用，往后你就是姑父的娃……”

不幸里南山是万幸的。就在昨天早上，南山别着柴刀吆喝着黄牛正要与小妹出门放牛砍柴时，姑妈从家里赶来了，说昨夜她家厨房顶上的茅草咋就塌了，若不赶紧修，一场雪落下就只好拖到来年春暖时，她与丈夫一商量干脆今儿起就修，便上山来唤南山爹和南山了。

两家人一个在河的上游，一个在河的下游，相距五六里地。上游的村子叫嘴子村，也就三五户人家，是灵宝县东南端最偏远的山村。沿河往上走一程，翻过那架大山就进了洛宁县的地界里。忙了一天只修了少一半，晚饭时，姑妈说：“你们都不要回了，省得明早还要赶来哩。”南山爹说：“让南山留下，他娘和妮子在家，我得回哩。”就这一夜，南山成了万幸……

日沉时，太阳变成了一扇巨大的磨盘压得大山喘不过气来，坟前燃起的纸灰在山风里旋起落下，犹如那不甘的幽灵还在向世间诉说着啥。不知何时，姑妈突



然发现南山不见了，急得她面向深山一声一声地凄唤……

这时，南山出现在山那边的湾子镇上。

湾子镇坐落在那架山下的河边上，狭长的地带上一街两排的铺面依山傍水。这镇是方圆上百里山货的集散地，四时繁闹得很哩。一年多前日寇打到豫西，企图攻下灵宝地界上的函谷关后继续西侵，没想到在雄关前几攻几败，大伤元气。后来，日寇摸进崤山，绕过函谷关防线，从秦岭上偷袭过去，直打到潼关原下。中国军队在潼关原上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硬是将日寇打退到灵宝县与东县的界河——淄河东岸。僵持时，有一股日寇就屯在湾子镇上，从此湾子镇成了鬼地冷落了。今秋日寇败后湾子镇才又旺起来了。暮色里，街面上的行人稀了许多，大多收购山货的店铺正在插那门板，只有那些客栈、饭馆紧着张罗生意。南山压着一腔悲怒的大火，紧紧握着柴刀，在湾子镇的角角落落搜寻着，目标是土匪从他家盗走的那头黄牛。洛宁县古来就是个土匪窝，尽管官府也进山剿匪，但剿来剿去反使土匪日盛一日，多如牛毛。乡亲们草草将爹娘和小妹埋了后，南山跪在坟前，复仇的火焰就像在呼啸的山风里燃起的荒火，卷起了，腾起了，牙齿扎进嘴唇，心里叫道：“今生我南山不报此仇，绝不去见你们！”起身，消失在坟前。

南山找遍了镇子上所有的骡马店，可就是不见黄牛的踪影。眼见天色黑尽下来，南山仍不肯罢休地在街面上走来走去，用他那双豹子样的眼睛盯视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个人的面孔。当又走到那家牛肉汤馆的门前时，便被店家拽住了手不放，说啥也要揽下他这个顾客。南山生被拽得走不脱，想想也罢，待吃饱肚子再说，就进了饭馆在一角坐下等那吃食送上。

这时，南山突然想起昨夜做的那奇怪的梦来。梦里的他成了新郎官，胸前披着彩带被一身材修长、眉清目秀的男子扶上一匹高头大马，出门娶亲去了。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座高大且极威严的门楼前，早有一位苗条少妇领着人在门前迎候。他跳下大马向那少妇叫了声大嫂，踩着青石台阶进了院门。院内，有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迎候，老夫满头白发，身板硬朗；老妇人清清瘦瘦，面容和善……南山正想着，牛肉汤端上来了，他瞅着牛肉汤却怎么也吃不下去。他恨自己昨晚为啥不同爹一块回家，与那土匪拼个你死我活，便是死，全家人也死在一起。他悲从心起，不能自己，索性唤来一斤烧酒，仰起脖子喝个精光。不觉酒力上来了，南山头一歪倒在桌上，呼呼大睡起来……

“哐——”

昏睡中，南山猛一激灵抬起头来，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四下张望。这时，窗



外黑静如铁，饭馆里尚有三五位食客正埋头唏唏溜溜地喝那滚烫的牛肉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点声息，而他分明听见一样熟悉的叫声飘进耳里，难道这是自己的错觉？就在这时，牛叫声又从不远处传来。

南山腾地起身，乘人不备闪进了饭馆的后院。暗里，看见自家的那头黄牛被拴在后院的一棵大树上。黄牛显然嗅到主人身上的气息了，忙向主人挣脱着。南山跳到跟前，用手摸了一把，抽出砍刀，又闪入暗处观察起这饭馆的后院来。这饭馆后院的一侧还开了一个小门，南山切着墙根溜了过去，发现里面又是一个不小的院落。院子靠山砌了一排青石窑洞，只听得一阵吆五喝六声，正从一眼亮着灯光的窑里传来。南山提脚几步摸到窗下向内悄然瞄去，只见吊灯下七八条大汉正在大碗喝酒，墙上挂着几把短枪，地上扔着几把大刀。正在发作的酒力驱得他怒不可遏了，就要破门而入。节骨眼上南山克制住了，心想窑里人多势众，不可鲁莽，只能等待时机下手。就在这时，上座那个满脸横肉的络腮大汉说：“大哥我出去方便一下，弟兄们可劲喝吧。”起身向门口走来时，有个人急忙离座想扶他出去，却被那大汉按在椅子上。南山赶紧退到山墙下，暗里只见那大汉下了台阶，哼着小曲，摇摇晃晃地进了山墙跟前的茅厕，解开裤子就撒。这时身后的南山猛扑上去，一刀砍在那大汉的后颈上，那大汉吭都没吭一声，倒在地上。

“爹，这一命还给你！”南山心里叫一声退出茅厕，蹲在暗里又等。不久，又见一人深一脚浅一脚从窑里出来，向茅厕走来。待他刚近了身子，南山腾身而起，又一刀把他砍倒在地。

“娘，这一命还给你！”南山心里又叫一声，退到暗里。这时的他就像那喷吐的火山正到了恣纵不堪的处境里，便是天塌下来也休想压住那愤怒的火焰，他决意要将这帮畜生全都砍倒在脚下！

刚躲了身子，又见一人从窑里出来了，也许是感到不妙，那人站在门口探着头叫：“大哥，大哥。”叫了几声，才下了台阶往下走。走了几步站住，又“大哥，大哥”地叫。南山等不及了，飞扑上去一刀砍在那人的肩膀上，抽那刀时却被死死地卡住了。

“快来人，不好了——”一声惨叫，响彻夜空。

南山一松手冲出饭馆，立马消失在黑漆漆的山夜里……

晨曦把夜幕向西推去，原野在水漉漉的浓雾里渐渐露出清晰的轮廓。这时，沿着河流一路急奔下来的南山停住脚步，向四周看去。大山已在他的身后退成一



片模糊状，周围呈现出土山土岭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出现在他的眼前。想必那些狗强盗早不知自己的去向了，南山身心一松，便在河边的一块大石上坐下，明净的河面上立马映出一个血迹斑斑的面孔，南山赶紧掬起水洗了起来。不远处传来了鸡鸣声，心想附近定有人家，先找个扛活处，落下身子再说，反正家仇已报，从此就是浪迹山外我南山也无憾了，就起身沿着那条狭长的陡坡向河崖上爬去。爬上坡顶，看见一座庙院面南立在崖头上，南山心头一喜，推开半闭的庙门跨了进去。

这是一座不小的庙院，院子当中盖有五间大殿，庙门一侧还有一间门房，几棵古树将庙院笼得肃肃静静。南山一眼看见那敞开的大殿里，供桌上摆着一盘又白又大的蒸馍，一簇香火正袅袅地燃着，显然是早起烧香的人们刚刚离去。见了吃食，南山才感到饿慌了，抓起蒸馍就吞了起来，不大一会儿就将一盘蒸馍吃个精光，这才抬头看那神像。大殿正中，端坐着一尊彩绘神娘的塑像，神娘慈眉善目，望着他平静地笑。南山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着娘去山神庙烧香的情景，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南山又对神娘起了感激之心，若不是人家大清早给神娘献上一盘白馍，我南山此时到哪里去找吃的！娘在世时说过，世上没有白拿的东西，没有白吃的饭食。我南山既然吃了神娘的献物，就得为神娘干点事情，要对得起神娘哩。

南山看那大殿时，却见殿堂上下结满了蜘蛛网，落满了灰尘，连那神娘的身上也不干净哩。南山想着就做起来了，先用靠在殿堂一角的那把破扫帚将那蜘蛛网破了，然后用抹布小心地拭去各处的灰尘，不久便将殿堂收拾得利利落落。再看那神娘时，南山感到神娘喜气了许多。

这时，一个老汉出现在殿堂门口，望着南山不免大吃一惊，又见殿堂一尘不染，便问：“不知这位后生从哪里来，却将庙堂收拾得这么干净？”

南山搓着手，蹙促地说：“大叔，我是从后山来的。因饿了，吃了人家的献物，心里过意不去，就将殿堂打扫一下。”

老汉说：“后生是个有心人。”走到供桌前，燃了几支香插在香炉里，跪下磕了三个头起来，又将南山打量一番。南山憋成红脸说：“麻烦大叔，给我找点活干。”不想老汉说：“巧哩，我正要找一个打窑的短工，不知后生愿不愿意干？”南山急忙说：“大叔，我愿意干哩！”

路上，老汉说他姓张，这村子叫寺上村，这座庙叫观音庙，供的是观音菩萨。先前庙里的香火旺着哩，一年多前，日寇占了村后的山头，人们躲的躲，逃的逃，这香火也就断了下来。前秋，日寇败了，大伙儿的日子才稳下来，还没顾

得收拾这殿堂哩，却让你这后生先了一步。

来到老汉家，老汉便让老伴给南山做饭。南山说刚吃了那献物肚子不饥哩，老汉却非让南山再吃点不可。吃过饭后，老汉便领南山看那打了半截的窑洞，说歇一歇，明日开干。吃过晚饭，老汉将南山安顿在院里的一眼窑里歇息。这时，南山说：“大叔，我看庙院的门房空着，我睡在那里就是了。”老汉说：“这不成，村人要笑话我老汉薄待你哩。”南山说：“我看住在那里好，闲了还能将庙院打扫一下。”几争下来，老汉拗不过南山，于是抱着铺盖把南山安顿在庙院的门房里。

往后，南山白日给老汉打窑，夜里就住在庙院，闲时将那庙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讨得村人和香客满心喜欢。过了月余，老汉家的窑洞打成了，却舍不得放南山走，就留他在家扛活。

不觉就到第二年的五月，原坡上的麦子一片金黄，沟洼里的洋槐花绽出了雪样的景象，大地沉浸在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夏收前宁静而又丰实的气象里。这天早上天不亮，南山就起了床，不知为啥一夜焦躁不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索性熬到天快明时爬起身子。昨晚吃饭时，老汉对他说，麦子就要开镰了，明早套上牲口把麦场碾一碾。这会儿见天色尚早，南山操起扫帚将庙院扫了，沿着崖坡下到沟底的河边上，掬水拍打自己的脑袋。这时，几个大汉从上游下来，那脸上有道刀痕的人向南山招手道：“兄弟，早起。向你打听一个人。”

山那边异样的口音，顿时使南山突然意识到啥，问：“打听谁哩？”

那“刀痕”走到跟前，“去年秋时，我有个亲戚和家里人闹翻了，一气之下出走了。到这会儿还不回家，他娘的眼睛都快急瞎了。前几天，他娘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眼看就要咽气了，说啥也要见她娃一面，我们这些亲戚就下山四处找了，不知兄弟知道附近有从山后下来的娃吗？”

南山一听，知是土匪下山找他来了。看来这帮土匪并不认得自己，就一边想脱身之计，一边应付说：“不知你那亲戚叫啥，多大年龄？”“刀痕”说：“那小子叫南山，二十好几的样子。”

“噢，有个叫南山的，就在上面的村子扛活。你们快去找吧。”

那几个大汉脸上露出奸猾的暗笑。那人又问：“不知在哪户人家做活，麻烦兄弟给我们指一下？”南山说：“上了这个大坡向东南看，那里有棵老大的柿子树，那户人家就住在柿子树下。”

那帮贼人拔腿就向崖坡上冲去。当那帮贼人爬上坡顶离去后，南山沿着河水向原坡下急奔而去。柿子树下原是一片墓地，让那帮家伙见鬼去吧……



目 录

楔子 飞天横祸	1
第一章 闯入地藏村	1
第二章 名伶郑汝	12
第三章 走滩挖石炭	24
第四章 郑汝之幸	31
第五章 灵宝县脉论	41
第六章 齐宅初逢	48
第七章 你这愣头青	53
第八章 让我回头,没门	61
第九章 今生有了依靠	68
第十章 还是泥水日子好	78
第十一章 血腥扑面	89
第十二章 马车店里的笑声	96
第十三章 捞石炭	107
第十四章 自食其果	113
第十五章 回家回家	118
第十六章 坟前的告慰	126
第十七章 这个家也是家	131
第十八章 我悔当初	140
第十九章 老道士的谶语	145
第二十章 善者之终	151



第二十一章	有句话叫劝赌不劝奸	159
第二十二章	隐痛大白	169
第二十三章	愤怒与牵挂	175
第二十四章	铁像不翼而飞	183
第二十五章	昧心食也能撑死人	189
第二十六章	秽物的力量	198
第二十七章	救救大伯	210
第二十八章	朱雀河的眼泪	219
第二十九章	勺把子也能逼死大活人	225
第三十章	亲上加亲	233
第三十一章	对黄河的独白	242
第三十二章	仿佛如梦	250
第三十三章	拯救南门	258
第三十四章	铁锨的愤怒	266
第三十五章	该放的喜炮	274
第三十六章	喝口小酒	282
第三十七章	我那兄弟怕官	290
第三十八章	我咋到了那地界上	298
第三十九章	最后的心愿	306
第四十章	每人都有十两好酒	313
尾 声	南山伯，你在哪里	320



第一章 闯入地藏村

若在晴日，地藏村的齐麟公每早必到朱雀河边走上一遭。地藏村处在朱雀河与黄河交汇的东崖畔上，背后靠着一道东西隆起的土岭。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却因齐麟公的归来陡然名声大振，也从此成为灵宝县一个显赫而又特殊的地方。齐麟公自少年求学而去，直到年过六旬才与夫人齐老太归了故里。至于齐麟公在外干啥又做了多大的官？村人谁也说不清，只知他归来不久就被民众推到灵宝县县长的座椅上，地藏村一下子硬气威风了。那时正逢中原大乱，先是直奉战争爆发，后来是国民二军与镇嵩军在灵宝开战，再后是镇嵩军围攻西安败退后驻扎在灵宝以东，冯玉祥率部驻扎在灵宝以西，两军在灵宝僵持了五个多月。都是带嘴的家伙，都伸手向县长要粮要款要夫要车马，掏得灵宝人都成了干鬼，后来那县长顶不住这世面了，干脆卷起铺盖溜之大吉，这下灵宝顿时混乱无序了，是兵都敢持枪进村抓夫要粮。那些有头有脸的绅士们都为灵宝这世面忧起来了，一商量，齐齐来到地藏村跪在齐宅大门前，请齐麟公出山。齐麟公一辞再辞，辞不掉满地人的苦苦哀求，只好答应下来。齐麟公也不进县城，就坐在齐宅公干，先以县长之名在全县各村贴了布告，说从即日起若有一兵一卒进村扰民，当以土匪论处，民可就地戮之，一切后果由本县县长承负，立马制住了兵勇横行的局势。不久，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派军需长，带着车辆来到地藏村，军需长进了齐宅，齐麟公瞅都不瞅说：“回去告诉胡景翼，灵宝支不起他的差。”又不久，刘振华脱下军装，换上一身长袍马褂来拜见齐麟公，只字不提要粮之事。又后来，冯大帅穿着一身粗布衣进了齐宅，高声叫道：“老大哥，小弟来看你了。”坐了老久，冯大帅才愁着脸说：“老哥呀，你给小弟想法弄些吃的，数万张口天天给我要粮哩。”齐麟公掏出一串钥匙说：“灵宝县也就只剩下老哥家那点吃的了，你全部拿走……”此后，还有谁敢来向齐麟公伸手哩！混战稍宁之后，齐麟公进了县



府，召来众绅士说：“我的县长之职，到此为止。”众绅知道齐麟公早厌了世面之事，留是留不住，唯想备一酒席以谢，齐麟公说：“我老夫亦是灵宝一子，何敢言谢？眼下民不聊生，酒则不酒，众公若能竭力为灵宝民众生计而为，老夫便幸甚哉……”

到了民国二十四年，灵宝县新修了一套《灵宝县志》，在县中教书的村人齐贤从卷之七《职官人物选举》篇里，看到了有关齐麟公的记载：

（一）知县

齐麟字鹤年本县地藏村人时值大兵过境公竭力应付始终未派兵差一文合邑感德详见武秩

（二）武秩

齐麟字鹤年本县地藏村人北洋陆军学校毕业民国元年八月以管带驻山东滕沛交界之夏镇民国六七年以六路统领驻防张家口民国十一年以第五团团团长驻山东郯城授中将銜陆军少将民国十八年告假回籍适逢灵宝奇荒鹤年亲赴南京政府请愿发赈并到上海劝赈前后捐款数万穷民赖以生活者甚多二十二年又领銜请免本县灾欠地丁八万元又在本村设学校办合作社人民颂德焉别见县长门内

（三）近代乡宦

齐麟字鹤年本县地藏村人代理本县县长别详知县及武秩两门

驰骋疆场大半辈子，最为齐麟公引以为豪的要数暗里布兵摆阵，指挥军民在地藏村打败日寇的那一仗。日寇从潼关原溃退到地藏村东五里处的溜河东岸后，与西岸的中央军对峙。日寇沿河筑了碉堡固守着，不时出动人马攻打地藏村，好在地藏村四周修了一圈城墙，城墙外又挖有战壕，战壕外又布了一个连的兵力把守着。去年农历五月，当人们正忙着抢收地里的麦子时，突然得知日寇纠集了多个据点的兵力要攻打地藏村。探知这一消息后，驻军与村民齐心做好御敌准备。时至半夜，村外枪声大作，一直激战到天亮，日寇寸步难行，丢下不少尸体大败而归。第二天一大早，齐麟公命人将指挥作战的连长请到家里，说今晚日寇必定反扑，并说村里有奸细当可用之，于是如此这般密授一番。当天，村里大小人众全部出动挖战壕，加固城墙，给人之意似在将防守重点放在东门、北门和南门上，而将西门故意弄成来不及加固的样子。当夜，日寇果然中计，子夜时分出动

大批人马一股从南、一股从北偷袭西门，激战直至拂晓才渐渐平息下来。天一大亮，当村民从藏身之处出来时，才知一夜上演的是“狗咬狗”的喜剧，两头日寇自相打了起来。原来，正当上下两股鬼子就要碰面时，不防迎头遭到早卧伏在那里的两把机关枪的痛击，打得日寇晕头转向，慌忙扎住阵脚后，猛烈还击起来。

这一仗日寇败得更惨，一个小佐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村人将那小佐的头割下来后，满村上下当球踢。过了几天，日寇打发一个汉奸来要高价索买小佐的头，却被村民包了个猪头让那汉奸送去，气得日寇生将那汉奸喂了狼狗。自这之后，日寇直到投降再也没敢进犯地藏村了。老将军征战无数，取得的胜利也无数，唯有保卫家乡的这场战斗让他感到最值！朱雀河还是那朱雀河，两岸的一切还是那一切，但在齐麟公的心里就大为不同了，少小离家，至老而归，把数十年的光景扔在外面，能归来、能再看到这块土地，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快慰和满足！



这天早上，初秋的太阳刚从地平线上露出时，齐麟公就穿着一身宽松的布衣迈出了黑漆的大门，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那银灰浓密的头发、刚强挺拔的身板和那红润饱满的脸膛，让人看了实难相信已是古稀之人。尤其是那双眼睛，一看就知与众不同，深时，就像原上的老井样，蕴着一种含而不露的东西；透时，就像朱雀河的水样，连那细微的沙子都看得分明；利时，就像宝剑从眼前闪过，即使不经意的一瞥也不由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齐麟公一路上与早起干活的人们打着招呼，不觉来到村西崖畔上。眼前的朱雀河就像一道白练飘然而来，宽阔的河套里，肥沃的土地把各样庄稼凝成翠玉，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让他感动。

齐麟公站在崖畔稍作驻足远眺后，便沿着那条由大卵石铺成的陡坡向河边踱去。刚入田间小路，突然听见前面不远处传来凶狠的叫骂声，他不由一怔，稳步向那里走去。闪过一片玉米地，就见财主焦细发一边扯着嗓子嚎骂，一边抡起手中的拾粪铲，狠狠砍打趴在地头的一个人。

“焦兄弟，因何这般动怒？”齐麟公不动声色地问。

“你看这贼人把我的红薯糟蹋成啥了？打他也好叫他长点记性！”齐麟公不再言语，只用眼角朝焦细发瞟了一下，就背过身子向别处看去。这种毫不在意而又显然在意的态度，把焦细发推到一个尴尬而又无趣的境地，他指着地上的人又骂了几声后，才悻悻地摇着瘦小的身子离去了。

遭打的那人，正是南山。

当南山驰离寺上村后，一路不停奔走了三十多里地，来到一个叫王垅的村

子。山下的麦子比山上的麦子早熟，此时山下正是龙口夺食的大忙时节，南山很快在一姓王的人家落身扛活了。收夏种秋后，这户人家也看上南山一身好力气，就留下他扛长活。王财主家是地坑院，人住在坑院里，牲口棚搭在坑院上的一边，南山被东家安置在牲口棚里照料牲口。有了寺上村那险遭不测之后，南山从此多了心眼，抬脚动手时时提防周围的动静。这天夜里不知晚饭吃了啥样不合胃口的东西，给牲口添了草料、又挑来几担干土垫了圈后才上炕；刚一合眼，肚子里突然翻江倒海起来，他蹬上裤子，披了衣服就向屋外冲去，蹲在粪堆后面就是一阵紧泄。泄了后肚子里轻松了许多，刚要起身时，肚子又闹将起来，南山索性又蹲了下去。就在这时，突然看见几个人影向他的住处冲去，还没待他回过神来，屋里就响起大刀“嚓、嚓、嚓”的砍将声。南山倒吸一口气，悄然提上裤子，借着浓浓的夜色离开了……

在黑洞洞的原野上，南山就像一头蒙了眼睛的逐兽，只任自己的身子由着脚板飞快地往前狂奔，不觉闯进河套里，贴着崖根不知又奔了几时，模模糊糊看见高崖下有一眼窑洞，摸进去坐在一堆干草上，喘息起来。眼皮一沉，就睡了过去……

是窑洞外吱吱喳喳的麻雀声把他惊醒了。这时天色大亮，一片高深的玉米立在窑前的不远处。南山爬到窑口，支起耳朵向外听去，除了窑畔上的雀声外，又听得不远处传来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清晨下的一切似乎还没能从那静夜里苏醒过来。此时，南山犹在梦中，他拍了拍头，又看了看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里又分明感到一切都是真实的。竟是那样巧，从来没有拉过肚子的他却在那时紧得不可收拾，难道真的有神灵在暗里护着自己？凄惨、惊恐、狼狈不堪里他又感到一丝万幸与喜悦。定了神，稳了思绪后，南山爬起身子向窑洞外走去。当穿过那片玉米地，走到一块红薯地跟前时，饥饿使他扑在地上，刨起红薯啃了起来。正啃着，一铲子打在他弓起的脊背上……

南山趴在齐麟公面前，羞得他不敢抬头看这给他解围的恩人。

“起来吧……”南山抬起头，齐麟公不由眼睛一亮，没想到趴在地下甘愿挨打的竟是一个如此浑实而又威猛的后生，问：“这位后生怎么甘愿吃那无情的棍棒？”

南山说：“在讨活的路路上遇到恶人，连夜逃到这儿。实在饿得不行了，刨吃人家的红薯。人家打得有理，我还手不得……”

南山是被一个叫齐德的人领进地藏村的。当齐麟公正满有兴趣地问这诚实的

后生时，正好那个叫齐德的中年人来到跟前，就说：“德子兄弟，麻烦你将这后生领我家里，吃顿饱饭，再换身衣服，歇息歇息。”说完，沿着小路径自向河边去了。

齐德领着南山进了地藏村，立在村中一座高大的门楼下，冲门里喊道：“钟娃，快出来！”

不一会儿，就见一个长得白净面庞、约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失紧慌忙地跑了出来。齐德对他说：“东家叫你给他弄些吃的，再换上干净的衣服。”说罢，朝南山一笑，转身去了。

叫钟娃的哪敢迟慢，当下带南山来到隔壁的马房院。进了上院就喊：“酸枣嫂子，快弄饭，来人了！”将南山领进一眼窑洞说：“我打水去。”不一会儿提了一桶水进来，又说：“你先洗着，我给你取衣服去。”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嘴上叼着杆旱烟袋进来，钟娃赶紧对南山说：“这是齐宅喂牲口的福顺叔。”便出去了。

南山忙向那老汉鞠躬说：“大叔好。”福顺老汉笑道：“看你这样子，定是碰到麻达事了。”南山说：“下山找活时，不想在路上遇到劫贼，一路瞎跑来到这里。”脏污被水洗去，一个结实憨厚的面容出现在福顺老汉面前，老汉不由笑道：“好身块。”

很快，钟娃抱着一身干净的衣服进来，说：“快穿上。”南山换那衣服时，福顺老汉出去了。

忙了一阵，钟娃不好意思地问：“这位大哥，我叫程兴。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哩？”南山本想隐了真姓实名，又想既然到这份上，也没啥好瞒的，就说：“我叫南山。”程兴又问：“从哪里来的？咋弄成这样？”南山不愿将那前时发生的一切告于任何人，就照前话说：“下山找活时，不想在路上碰到恶人，一路瞎闯到这里。大哥，不知这是啥地方？”

程兴说：“这是灵宝县的地藏村，跑到这地方算你跑对了。进了地藏村就是进了安生窝！有齐伯在，再凶的恶人就是借几个胆子，也不敢踏进地藏村半步。你不知道齐伯可厉害了，新来的县长坐那县太爷的宝座时，都得先来拜望他一下。我都见过好几个县长了，都是在齐伯家里见的。那些神气十足的县长，在齐伯面前就像孙子一样，恭敬着哩……”程兴正快嘴快舌地说着，就见一个女人端着一张条盘进来了。条盘里放着几个白馍和两样咸菜，那女人说：“快吃饭！”放下条盘，抬起屁股坐在炕沿上。



南山抓起白馍就吃。那女人说：“看把这兄弟饿的，慢着吃，小心噎着。”这时，程兴说：“她是酸枣嫂子，专给齐院的外人做饭的。酸枣嫂子可好了，不光饭做得好，人也好，衣裳破了还帮我缝哩补哩。”这酸枣看去不过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白也白，通条也通条，利索也利索，丰满也丰满，只是鼻眼凹处撒落的几颗“蝇子屎”，与那眉眼配上倒给人一种媚媚狐狐的感觉。听了程兴的夸赞，酸枣咯咯地笑开了，“就你钟娃嘴巴上抹了蜜，会说。好歹我是嫂子，能让你兄弟长一片、短一片讨人笑话？”

不知为啥，酸枣那浪声浪气的笑语，给南山一种不大自在的感觉。待吃毕，酸枣收起条盘走后，一时无话，南山便问程兴：“不知大哥是哪里人？”

程兴说：“别叫我大哥，就叫我程兴。我是东边人。”

南山又问：“那你是咋来到这里？”

程兴听了垂下头，眼里有泪闪出。末了，才唏嘘道：“我十岁那年黄河决口，村子泡在了大水里。爹被大水冲走了，我与娘讨饭过来。那年豫西也遭了大旱，大多庄稼颗粒无收，家家都没吃的，一天讨不上几口饭吃。快走到地藏村时，听说齐伯在村口放舍饭，娘拉着我的手就往这里赶。快到饭场时，娘一下摔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程兴说着呜呜地哭了。南山瞅着程兴那痛苦伤心的样子，又想起自己的不幸，也连声叹息起来。

“后来，还是齐伯出了钱给我娘置了副棺材，召集村里人把我娘埋在了枣林里。齐伯见我小，收我在村校敲钟。打前年我才回到齐宅照看门户，干些跑脚的差事……”程兴正恹恹惶惶地说着，突然门外传来唤叫他的声音，紧接着一个姑娘走进来说：“那边水瓮里没水了，纪妈让你挑水哩。”那姑娘见程兴泪流满面，倒捂着嘴偷笑起来，“又给大家说你那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

“桂花，就你没心没肝，人家正难受哩，你还笑！”程兴抹了一把眼泪，向那姑娘怪道。叫桂花的姑娘白了程兴一眼：“我都听烦了，说那有啥用处？”

听说要挑水，南山赶紧起身说：“我来挑去。”程兴忙将南山拦住，出去了。水井就在窑前的一旁，南山跟上，帮程兴从那井里摇上水来，还要夺程兴肩上的桶担，程兴哪肯松手？待程兴挑着水走后，南山就打量起这偏宅来。偏宅足有二亩大小，分前后院。后院面南是五眼青砖挂面的窑洞。窑洞东侧是几间大瓦房，西侧是一排圈棚，圈棚内拴着几头膘肥体壮的骡马。前院一侧是一排厢房，空地上种了许多树木花草，中间以卵石铺成小径，宛若花园一般。偏院北面隔壁是齐宅的正院，只见青砖起顶，房脊高耸，翘檐如展开的鹰翅样，一派壮观罕有的

气象。

吃饱肚子又得厚待，南山如何能闲得下来，看见圈棚里牲口才厠下的一摊屎尿，便抱了麦秸垫上又抓起铁锨培起干土来。正埋头干着时，不防被人按住了锨把，南山扭头一看，是福顺老汉。“后生，你不是要找活干吗？我刚才跟东家说了，留下你扛活。”南山喜得又要给老汉鞠躬，却被老汉拦住了，“要谢，该谢东家，我跟你一样都是扛活的。不过，这东家可是大善人，往后，你就知道了。”

刚才，福顺老汉等不得齐麟公从外转悠回来，便往朱雀河边找去了，见了齐麟公说：“老哥，我看那小伙子是个实诚人，留下他干活吧？”齐麟公说：“你看行，就留下。”这时，保长齐安扛着把锄头上工来，打了招呼后，齐麟公对保长说：“往后把村子看紧些，我看有戏要开台哩。”福顺老汉是个戏迷，忙问：“要唱啥戏哩？”保长明白齐麟公说的是啥，就对福顺老汉说：“福顺哥，这戏与你所说的那戏，不是一回事。”

齐宅并没有多少雇工，长工短工也就是六七个。内宅有个专门为齐麟公和老夫人做饭的老厨子，也就是刚才桂花称叫的纪妈。这厨子与老俩口一并回到地藏村，除了会做各种稀奇上好的饭菜外，还会一手精细的针线活儿，老俩口的衣服全是由她缝制的。另有桂花和程兴，桂花专做些洗洗涮涮的事情，程兴夜里守在门房，白日跑些吩咐，忙时干些农活。在偏宅扛长活的只有福顺老汉、酸枣和前几天才离去的山西娃。说来齐宅也有上百亩土地，除本村地界里的三十多亩好地外，余下都在南原一带租给了佃户耕种。福顺老汉与酸枣都是本村齐姓人家，因福顺老汉年长又是齐宅的老人手，除了喂养牲口外还当着伙计头。老伴死得早，儿娃又多，家境不大宽裕，福顺老汉为了多挣几个工钱，不在齐宅搭伙用饭，到了吃饭时便回去了。酸枣其实就给程兴、桂花他们做饭。因了家乡赶走了日寇，日子安宁了，山西娃被家人捎信回去了。这一走，福顺老汉不光少了帮手，更急、更愁的是眼下正是挖石炭的时日，这景节一耽误过去，齐宅往后烧的就成了问题。正要找个好人手时，南山来了，看那身形就知是个肯下力气的后生，喜得他抬起屁股就向东家说去了。

南山当下便要福顺老汉派活儿。福顺老汉笑道：“眼下还不甚忙，回头你跟我家的大小子耿子，下黄河滩挖石炭去。”南山想千样活儿万样活儿都听说过，咋就没听说过挖石炭的活儿？就问：“大叔，挖石炭是哪样活儿？”

福顺老汉嘿嘿笑道：“这就叫做靠河吃河。你是山里娃，当然不知道挖石炭的事情了。”

